

林妹妹为宝哥哥『哭灵』

王文娟今早赴徐玉兰家吊唁

独家专访

昨天下午4时,王文娟家的电话“惊天动地”地响了起来。学生传来了徐玉兰的噩耗,她哀上眉头。王文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,锁上房门,不言不语,一呆就是两个小时。

女儿孙庆原回到家中翻看微信得知了徐老去世的消息,她心下一紧,立即起身赶去同一小区的娘家。“我很担心妈妈,她听到一定很难过。”“闷”了两个小时后,王文娟走出房门,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要去徐玉兰家里。”孙庆原赶紧为母亲联系徐家,得到消息对方家人都在医院处理身后事。王文娟不甘心,她坐在沙发上双眼含泪,有些执拗,“等他们回家了,我再去。”徐家的人回家很晚,女儿劝了很久才打消了母亲连夜探访的念头。晚上的家庭身体检查,王文娟的血压有点高,飙到了近190。“我给她吃了安眠药,让她好好睡一觉,答应她第二天一早就陪她去徐家。”王文娟睡下时,已近晚上11时。

王文娟今天起了个大早,8时不到就出门去徐家吊唁。看到徐老的照片,王文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。她摘下帽子、太阳镜,恭恭敬敬地鞠躬。回家的路上,她似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说给

女儿听:“一个一个都走了……”孙庆原知道,母亲感情不外露,但心思却缜密,“之前越剧院走了好几个老的,她每次都很难过。”

王文娟和徐玉兰,林妹妹与宝哥哥,她们走进彼此的生命,在七十载的岁月里演绎着戏曲的绝代风华和人生的悲欢离合。4月7日,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揭晓,91岁的王文娟登台领奖。她说:“这个奖是颁给我们一代越剧人。”徐玉兰,显然是意义特殊的一个。颁奖前几日,王文娟特地去医院看望了病床上的老姐妹。“当时医生告诉我已经稳定了,但因为保险起见还留在重症监护室。”

她们的回忆里,有着太多的“共同度过”。4月里,王文娟牙疼得厉害,熬到4月9日颁奖结束去医院拔牙。她告诉家人:“原来拔牙可以打麻药,是不疼的。”拔牙的初体验便与徐玉兰有关。当年,两人一起去朝鲜演出,王文娟牙疼得厉害。徐玉兰顶着烈日“护送”王文娟去拔牙。“那里没有麻药,就是这样干拔,我怕得要命。”没想到的是,看到“林妹妹”吓得花容失色,又热又急的“宝玉”率先昏了过去。王文娟顶着拔完牙的疼痛,还照顾起“宝哥哥”。往事,不可追。但此情,却是多珍重。

首席记者 华心怡

就在12天前,徐玉兰刚刚摘得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终身成就奖。颁奖礼上,代母领奖的小儿子俞小敏被亲如妹妹般的钱惠丽调侃,说是“老师对我们的关爱就连亲生子女都眼红。小敏哥哥小时候都常嫉妒我们,能和老师同吃同睡同学戏,这可是连亲生儿子的他,都享不到的待遇。”

昨晚,病房外,俞小敏感慨幼时确实没能像普通孩子那样,片刻依偎在母亲身旁。



▲ 徐玉兰、王文娟联名为本报夜光杯撰稿



■ 徐玉兰在《红楼梦》中饰贾宝玉



■ 徐玉兰在《关汉卿》中饰关汉卿



■ 徐玉兰在《追鱼》中饰张珍



▲ 徐玉兰首次在夜光杯上亮相



▲ 向观众介绍退休生活

越剧徐派传承人钱惠丽为恩师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——

“宝哥哥”驾鹤西行 艺留越苑 德馨人间

我在现场

昨日傍晚,越剧舞台上永远的“宝哥哥”、越剧徐派艺术创始人徐玉兰,因严重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,在华东医院去世,享年96岁。自此,玉兰飘香随风逝,唯留芬芳满人间。

得知徐玉兰病逝的消息,记者第一时间赶到华东医院,10楼重症监护室走廊上,或站或蹲着闻讯赶来的徒弟和亲友。

小儿子俞小敏,和家人一同为妈妈换上了一套丝绒寿衣,是徐玉兰钟爱的紫色,还有舞台上常见的红缎绣花软底鞋。徐玉兰生前最爱穿的弟子、越剧徐派传承人钱惠丽红着双眼,为恩师画了一个精致的妆容。老人面容安详,化了妆更仿佛是睡着了一般。

18点20分,亲友和徒弟们分批围拢在徐玉兰的床旁,双手合十默默道别。19点30分,殡仪车将老人接走。门口有苦苦守候的戏迷泣不成声,亦有追随着殡仪车一迭声说着:“徐老师,依走好,路上当心……”凄凄之声,闻者落泪。

也曾数度转危为安

据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介绍,早在2014年4月20日,患有冠心病、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的徐玉兰就因胸闷入院,8月病势突然转险出现大咯血、呼吸衰竭、生命垂危。考虑到当时徐玉兰也有93岁高龄,介入治疗非常小心:“没想到老艺术家有那么强的生命力,不但挺了过来而且逐渐好转,罢了呼吸机自主呼吸。”

此后三年缠绵病榻,徐玉兰以超级乐观、坚强的性格感染着身边的人。俞院长说:“很少看到这样年纪大的病人还有那么蓬勃的生命力,即便数度病危,徐玉兰老师亦不曾降低她的生活质量。连年夜饭都让我给她特别去外面订。”

弥留之际为“越”还魂

徐玉兰对越剧的痴迷,是人人都晓得的。缠绵病榻整三年,徐玉兰谈的最

多依旧是越剧。关门弟子张宇峰在老师的病床前学会了《西园记》和《追鱼》,而钱惠丽等爱徒每每想逗引老师说些笑话散一散,话题兜来转去却还是被绕回到戏上。

弥留之际,徐玉兰几乎都在沉睡,唯一一次是钱惠丽为勾起老师的求生意志,说了许多关于第十代徐派学生在温州演出的情况。“你总归要在等等看他们汇报演出啊!”说到这一句,钱惠丽明显感觉老人有了反映,“也只有说越剧,说到接班人,说到徐派的未来,老师才会还魂。”

女人生就男人脾气

“眉梢眼角藏秀气,声音笑貌露温柔。”是骨骼清奇的“宝哥哥”给“林妹妹”第一印象,也是越剧女小生徐玉兰给观众的第一印象。然而,现实中的徐玉兰给人感觉更刚强和爽朗。自沪剧学馆出师,后转行滑稽界的“小百搭”舒悦,虽没拜过徐玉兰,却是她的超级粉丝,还娶了她的关门弟子张宇峰。

“女人生就男人脾气”是舒悦对徐玉兰的概括。因妻子的关系,舒悦得以时常亲近这位“从4岁起就痴迷”的越剧艺术家。“她的大方你们是想不到的。但凡她有的,只要你显露一点喜欢,她都会送给你,还不许你不要。”

行事颇有“大将之风”

这份爽气表现在事业中,就是大家公认的大将之风”。15岁拜师,如今已83岁高龄的唐月瑛,跟随徐玉兰整整68年。解放前徐玉兰一手创办玉兰剧团,在长江大戏院演《西厢记》,买票队伍从日暮排到黎明。但就算红透半边天,徐玉兰一旦决定从军,便迅速在半个月內解散剧团,没有半点含糊和犹豫。让唐月瑛印象最深的是徐玉兰对艺术的严苛,“有次我演小宫女给她递茶,本该低着头,却在递出时抬了下头,她手持宝剑,一下削掉了我的头发,我吓得大哭。她却说:你还哭?你这样突然抬头,头削掉都不冤枉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这三年的陪伴太值了

小儿子俞小敏追忆母亲徐玉兰

“妈妈真的很忙,我自小性格叛逆,我们长年聚少离多,以前真算不上很亲。”但友人一次偶然地“传话”却让儿子放下了那层隔膜。“那时我在深圳电视台工作,突发急性阑尾炎住院。当时妈妈在北京开会巧遇我

们副台长祝希娟,问起我的情况,一听说我孤身在外还得急病住院了,素来刚强的她眼泪唰就下来了。后来听到祝希娟跟我转述那个场景,我顿时明白了妈妈对我的爱。”

2014年,有冠心病、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的徐玉兰因胸闷不舒服入院,之后一度大咯血、呼吸衰竭,急救过来后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病榻生活。俞小敏放下美国的一切,回来守护在母亲身旁,“现在想来,她住院的这三年,居然是我们相处最多、最长久的三年。”终于有机会陪妈妈吃饭、看电视、聊家常,俞小敏感觉“这三年太值了,过去的一切缺失都得以弥补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